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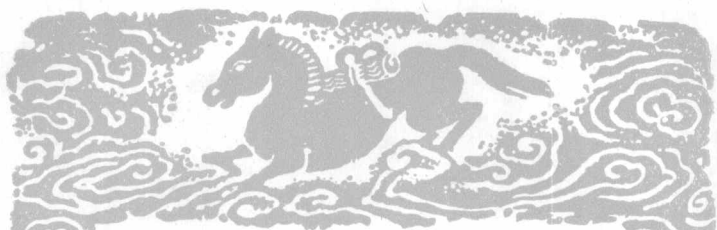
閩

小

紀







紀 小 閩

(一之鈴說)

撰 工 亮 周

編主五雲王
編初成集書靈

紀 小 閩
一之鈴說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撰 者 周 亮 工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大

本館據龍威秘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岡小紀

閩小紀上卷

樸下周亮工樸園撰

尤物

尤物必不產一地。荔閩、楊梅、三吳、蘋婆、北地，同能不如獨勝。故各散處，以自異耳。三君相見，必莫逆於心，乃世人紛紛，必欲執彝光太真，較量其孰勝，愚亦甚矣。揄揚過當，香火情深，予所不取也。

唱龍眼

龍眼枝甚柔脆，熟時會慣手登採，恐其恣啖，與約曰：歌勿輟，輟則弗給值。樹葉扶疎，人坐綠陰中，高低斷續，唱喁弗已，遠聽之，頗足娛耳。土人謂之唱龍眼。

絕技

閩中絕技五：會城去貪和尚之鬼工毬，莆田姚朝士指環濟機上之日晷，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自鳴鐘，漳浦楊玉璇之一分許三分薄玲瓏之準提像，福清郭去問一葉紙上盡書全部陶詩，筆筆做歐率更，相思鳥。

予過浦城，得相思鳥，合雌雄一籠，初閉一縱，一一卽遠去，久之必覓道歸，宛轉自求，速入，居者于其初歸，亦鳴躍喜接，三數縱之，則歸者居者，意只尋常，若田間夫婦有出入，皆可數跡而至，不似閩人望遠，蕩子。

思歸也。宿則以首互沒翼中。各屈其中。距立。予常夜視之。驚失其一。久之。覺距故二。而羽則加縱。笑語人曰。視此增伉儷之重。或有言。獨閉雌。能返雄。若閉雄。則否。予視之不然。視同媚鬢。誣此貞禽矣。鬢負雌以遊。人呼曰鬢媚。得雌則雄不去。得雄則雌遠徙矣。

魚魷嬌

閩蘭四時皆作花。氣洩過甚。香無爲芳之力。故不如過嶺之馥。且葉皆怒張。花亦劍立。真是男子所種。不若山蘭。葉嫋花盈。枝枝向人索笑也。獨魚魷嬌一種大異。魚魷蘭以色白而莖高。取重于吳越。人皆見之。魚魷嬌則莖質最弱。力不承花。竟以藤絲名莖。莖不受服。亦不忍直。日作莖花一綻。卽橫陳于碧葉中。若春閨思婦。甫勻枕痕。又倦欲寐者。莖莖斜誘。花花曲引。他蘭嫌葉力太盛。不足儷此。則若名姝旣醉。非此解事侍兒。不足縱送扶掖。又若非白玉牀。不足當彝光笑倚者。並葉增嬌。將莖都豔。予偶得此種。驕語閩人曰。得火齊木難。足以壓多寶船矣。

龍蝦

相傳閩中龍蝦。大者重二十餘斤。鬚三尺餘。作杖。海上人習見之。予在會城。曾未一覩。後至漳。見極大者。亦不過三斤而止。頭目實作龍形。見之敬畏。戒不敢食。後從張廩陽席間。誤食之。味如蟹。螯中肉。鮮美逾常。遂不能復噤矣。有空其肉爲燈者。貯火其中。電目血舌。朱鱗火鬣。如洞庭君。擘青天飛去時。携之江南。環觀橋舌。

江瑤柱

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。形如三四寸扁牛角。雙甲薄而脆。界畫如瓦楞。向日映之。絲絲綠玉。晃人眸子。而嫩朗又過之。文彩燦爛。不忝瑤名。予驟見之。語人曰。卽此膚理。便是鞭撻海族。不必問其中之所有矣。肉不堪食。美只雙柱。所謂柱。亦如蛤中之有丁。蛤小則字以丁。此巨因美以柱也。味亦與蛤中丁不異。蛤之美。實亦在丁。人以其無多不審察。故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。興化人多以醬粉雜治之。又不知獨存柱味。不堪與車螯伍。何足令不事口腹人。見之朵頤耶。余熟以江水。參以玉版。宋去損諸君食之。咸謂食指蠕蠕動也。會城初無此。謝在杭稱好事者。尙云。從來未見其形。未識其味。他可知矣。予至後。令蟹人索之。梅花厂石間。時時得之。十年以來。遂與香螺蠣房。參錯市中矣。乃知海干。原未乏此人。驚以爲必無。不復過而問之。蟹人以無人過而問也。咸棄之不取。聞聲相思者。遂真以爲未曾有也。世之瑰奇異質。人驚以爲必無。不復過而問之。淪落于海沙江泥中。如江瑤者。不知凡幾矣。爲之一嘆。

汀城奇石

汀城東二里許。有奇石數十片。色蒼然。因名蒼玉洞。石磊磊不羣。有臨水竦立者。有相聯附若臂指者。有對峙若戶。環列若屏障者。郡人多觴詠於此。側一石。膚理光瑩。上鐫李斯壽字。予曾搨之。與今篆文頗異。題字皆不可辨。諸石嶙峋。其鋒鏘鐔。河東居民。惑于形家言。每歲除夕。輒私募石工鑿之。諸石鋒稜殆盡。不累月。而石之童禿者。潛生黠長。鋒稜如故。土人則復鑿之。嗟乎。山川靈異。欲恣人力以戕。異亦甚矣。

萬安橋

泉州萬安橋。俗名雒陽。在迎恩門東二十里。長江限之。橋踰數千尺。宋蔡忠惠公所造。泉郡橋之鉅。與萬安埒。與亞之者。可三四數。而四方之人。與泉人。獨好言萬安。其言往往多愚。以謂撰時揆日。畫基所向。饜址所立。皆預檄江水之神。而得吉。如世俗所傳醋字者。至於鑿石伐木。激浪以漲舟。懸機以弦絳。每有危險。神則來相。址石所系。螭輒封之。而公自爲記。及舊泉誌中。皆無是也。公所記寥寥百十言。俱記時日。與所費工費耳。亦無所鋪張。五百餘年來。後人尙復侈大其事。托于神而美之。當時固視之漠然。與尋常輿梁等。古人信不可及哉。橋盡爲公祠。予甲午過其地。拜公祠下。見公所書二碑。無額無欄。製殊古樸。立公像左右。相傳倭變時。倭舟載其右一碑去。後人補之。今宦其地者。類使人搗碑。郡人憚遠途。又索者多。乃別爲木本以應。泉州僞揚。不止銀錠淳化也。余記萬安橋事。嘆蔡忠惠文字之簡。捫蝨新話云。旣言其長二千六百。又翼以扶欄。又言如其數而兩之。此六字爲贅。雖搜剔太些。然六字亦竟可省。

白打

予邵武寒食詩。有幕府健兒猶白打之句。按王建詩。寒食內人常白打。庫中先散與金錢。韋莊詩。內官初賜清明火。上相間分白打錢。楊用修曰。打錢戲名。未明指爲何事。焦弱侯云。按齊云論白打。蹴鞠戲也。兩人對踢爲白打。三人角踢爲官場。予謂白打。卽今之手搏。名短打者是也。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爲白戰。似卽其意。武藝十八終以白打。以白打爲終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。以爲蹴踘者非。

蝗苗

予爲閩臬時。吳航民有訟隣人拔其蝗苗者。予初意蝗安得苗。及訊之。出一紙裹小蝗。纍纍細如蟻。蓋閩人培水田種蝗。盜者洩水。則蝗苗隨之溢。訟者輒曰。拔我苗矣。玉堂閒話中載瀕海人有蔬圃。乃淺水中積沙而成。或爲大風飄去。若浮筏然。番禺有人。訟失去蔬圃。爲人所匿。在百里外者。拔蝗苗。失蔬圃。異事的對。

橋梁

閩中橋梁最爲巨麗。橋上架屋。翼翼楚楚。無處不堪圖書。吳文中落筆。卽倣而爲之。第以閩地多雨。欲便于憩足者。兩簷下。類覆以木板。深輒數尺。俯欄有致。遊目無餘。似畏人見好山色。故障之者。予每度一橋。輒爲懷嘆。

閩茶

武夷、芳巔、紫帽、龍山、皆產茶。僧拙于焙。旣探。則先蒸而後焙。故色多紫赤。只堪供宮中洗濯用耳。近有以松蘿法製之者。卽試之。色香亦具足。經旬月。則紫赤如故。蓋製茶者。不過土著數僧耳。語三吳之法。轉轉相效。舊態畢露。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。使數年不近。盡忘其故調。而後以三吳之法行之。或有當也。建州貢茶。自宋蔡忠惠始。小龍團亦剏于忠惠。時有士人亦爲此之誚。龍焙泉在城東鳳皇山。一名御泉。宋時取此水造茶入貢。

北苑亦在郡城東。先是建州貢茶。首稱北苑龍團。而武彝石乳之名未著。至元設場于武彝。遂與北苑併稱。今則但知有武彝。不知有北苑矣。吳越間人。頗不足閩茶。而甚黠北苑之名。不知北苑實在閩也。

御茶園在武彝第四曲。喊山臺。通仙井。俱在園畔。前朝著令。每歲驚蟄日。有司爲文致祭。祭畢。鳴金擊鼓臺上。揚聲同喊曰。茶發芽。井水既滿。用以製茶。上供。凡九百九十斤。製畢。水遂渾濁而縮。

武彝產茶甚多。黃冠既獲茶利。遂徧種之。一時松栝樵蘇殆盡。及其後。崇安令例致諸貴人。所取不貲。黃冠若干。追呼盡斫。所種武彝真茶。九曲遂濯濯矣。

歙人閔汶水。居桃葉渡上。予往品茶其家。見其水火皆自任。以小酒盞酌客。頗極烹飲態。正如德山擔青龍鈔。高自矜許而已。不足異也。秣陵好事者。嘗謂閩無茶。謂閩客得閔茶。咸製爲羅囊。佩而嗅之。以代旃檀。實則閩不重汶水也。閩客游秣陵者。宋比玉。洪仲章輩。類依附吳兒。強作解事。賤家雞。而貴野鷺。宜爲其所誚歎。三山薛老。亦秦淮汶水也。薛嘗言汶水假他味。逼作蘭香。究使茶之真味盡失。汶水而在。聞此亦當色沮。薛嘗住劣巖。自爲剪焙。遂欲駕汶水上。余謂茶難以香名。況以蘭香定茶。乃咫尺見也。頗以薛老論爲善。

前朝不貴閩茶。卽貢者。亦只備宮中澆濯甌盞之需。貢使類以價貨京師。所有者納之。間有採辦。皆劍津廖地產。非武彝也。黃冠每市山下茶。登山質之。

閩人以粗糞膽瓶貯茶。近鼓山支提新茗出。一時學新安。製爲方圓錫具。遂覺神采奕奕。

天姥山茶名綠雪芽。

閩酒數郡如一。茶亦類是。今年余得茶甚夥。學坡公義酒事。盡合爲一。然與未合無異也。蔡忠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庠壁間。予五年前。揚數紙寄所知。今漫漶不如前矣。

延邵呼製茶人爲碧豎。富沙陷後。碧豎盡在綠林中矣。

崇安殷令招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。堪並駕。今年余分得數兩。甚珍重之。時有武彝松蘿之目。

鼓山半巖茶。色香風味。當爲閩中第一。不讓虎邱龍井也。兩前者。每兩僅十錢。其價廉甚。一云。前朝每歲進貢。至楊文敏當國。始奏罷之。然近來官取其擾甚于進貢矣。

閩酒

閩酒自浦城至延平。如玉帶春。梨花白。品類雜出。實皆臘白耳。會城獨多佳酒。蓋家酒最有聲。品亦最下。當時或不如是。碧霞酒新出。非甘非冽。人世乃有此惡味。莆田以至清漳。皆雙投酒。非火春不可成。甚不宜人。三郡人皆云。會城無酒。非無酒也。無火春重釀之酒也。會城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爲最。莆人以重九日採草爲麴。郊垌兒女如蟻。歸則和米搗成。如彈丸大。重釀。莆酒名似三白玉帶春。建酒名。莆人以長至前合釀。入夏不壞。襄陵酒名。其麴夜則飲露。晝復曬之。味嚴冽。縱量大者。飲不過五斤。三山以藍酒直益爲最。又有蓮鬚酒。冬白老。酒家每沽人一壺。取灰沃之。味方不變。飲之必渴。或云。水鹹。

有灰下之。其酒始成。

白甜卽官白酒。又有麻姑酒。新醱酒。閩人讀醱爲妹。作去音。

短白卽延平之酒。延人至今猶用宋錢相貿易。呼爲老錢。

順昌酒。出本縣者佳。酒未釀。曰生燒。順人取藥和之。埋地中。至隔年出之。則藏以小罐。盛以竹筐。運他處。鬻之。亦曰五香燒。

建寧有梨花春。河清。西施紅。狀元紅。以河清爲冠。味沉厚。蜜醱。金盤菊二種。亦出建州。

潭陽有賽京華。健步。駐顏。九種蘭。九種蘭。經春夏秋冬三季。每過一月。則易一種。蘭香。唯李家延賓。則九種次第而陳。玉液瓊漿。不足喻矣。

建酒俱以冬釀。至春夏。則無所擅其技矣。唯潭是臣所監。麴種。值臘月。用石缸。將種藏之。以收嚴烈之氣。雖炎暑入釀。與冬無異。名曰是臣石醞。雪酒。收雪水釀之。夏月飲之。可銷暑。

潭善釀者三家。曰詹。曰吳。曰李。李葉青。蘇合酒。金酒。檀酒。皆潭佳品。李葉青爲李家製。以井近錦江。而香味甘冽。故又名錦江沁液。以酒釀酒。曰雙夾。樵川人。多製之。一名邵春。酒色深紅。歲首用以酌客。

莆以荔枝入釀。三年藏之。其色如墨。傾之。則滿座幽香郁烈。如荔枝熟。坐楓亭樹下時也。若福清人。以龍眼山棗入釀。品斯劣矣。

安定郡王。以柑製酒。名曰洞庭春色。泉漳人。傳其法。曰橘酒。飲有餘香。

菘豆和釀。味亦醇厚。唯葡萄。則依西洋人製之。奉其教者。閩俗甚熾。取此酒以祀天主。名曰天酒。若薏苡。則又帶黏矣。

蘭桂菊諸花。閩人皆以釀酒。唯菊。有林下風味。

海澄人善蒸梅及薔薇露。取之如燒酒法。每酒一壺。滴露少許。亦異品也。

海錯

閩中海錯。雖蛤不四明。蟹不秦郵。然種種咸備。使醞漬得宜。亦足匹美三吳。乃釀糟無法。腥鹹相角。士人所珍。蠶醬土苗之類。尤不堪下箸也。

才雋

閩中才雋輩出。穎異之士頗多。能詩者十得六七。壺蘭以下。間有拘字。會城以上。則居然正音。彬彬風雅。亦云盛矣。第晉安一派。流傳未已。守林儀部。高典籍之論。若金科玉條。凜不敢犯。動爲七律。如出一手。近頗有尤異之士。逸出其間者。然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。

八閩士人。咸能作小楷。而會城人尤工。此兩浙三吳所未有。勿論江以北也。第舍古法不遵。而專學林處士。寵處士。正書。倣歐率更。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。處士意在以勁婉。驛騎兩家。而學者專尙其嫵媚。千腕一律。數見不鮮。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。

凡此皆予閩中憾事。至于蘭。過嶺始芬。書十年卽腐。此則天制之。非人力所能爲也。

接龍眼

去閩會二十里。東南隅。多龍眼樹。樹三接者爲頂圓。核之初種。經十五年始實。實甚小。俗呼爲胡椒眼。覓善接者。鋸木之半。取大實之幼枝接之。至四五年。又鋸其半。接如前。若此者三數次。其實滿溢。倍于常種。若一二接卽止者。形小味薄。不足尙也。三接者曰針樹。未接者曰野筴。

佛手柿

閩南郊外二十里。曰齊坑。齊氏聚族其間。旁有潭。夾種桃花。相傳唐陳處士隱地。舊名道者巖。巖前有柿一株。根如斗。結實如佛手柑。指屈伸層疊。有長五六寸者。皮穠色味。則皆柿也。余偶得其一。笑謂友人曰。大力如佛菩薩。到此地。亦化爲繞指柔。

穠荔

閩種荔枝龍眼家。多不自採。吳越賈人。春時卽入貲。估計其園。吳越人曰斷。閩人曰穠。有穠花者。穠孕者。穠青者。樹主與穠者。情慣估鄉老爲互人。互人環樹指示曰。某樹得乾幾許。某少差。某較勝。雖以見時之多寡言。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。互人皆意而得之。他日摘焙。與所估不甚遠。估時兩家賄互人。樹家囑多。穠家囑少。

荔歌

亦卽半生或分四方歲一方實。土人謂之歇枝。灌培者識其性亦歲易其方。余初至閩。署齋前一樹。方歇枝。余顏其室曰荔歇。作荔歇詩。

困關以上無荔

閩困關以上無荔。延建人有終身未啖荔者。汀亦只永定有一二株。漸向南則漸多。卽地同南樹較茂。樹同南枝亦較茂。南枝不歇實亦倍他枝。

石背

荔葉終冬不落。有蟲如荔核。冬伏葉下。荔始挺花。蟲亦生子。一生十二粒。數應一歲。閩則增其一。土人名曰石背。言背堅如石也。荔之蝨賊。害如菊虎。荔香時。石背輒溺。溺則全枝脫蒂。除禳無術。雨多則尤盛。臬長堂前。荔半熟。將延客命酒。囑吏謹伺之。勿飽鼠雀。吏顰蹙曰。今歲石背多。臬公曰。十倍多。正佳。吏愈答愈不明。至搖頭灑泣。滿堂匿笑。

磴田

閩中壤狹。田少。山麓皆治爲隴畝。昔人所謂磴田也。喪亂以來。逃亡略盡。磴田蕪穢盡矣。予寒食登邵武詩話樓。詩有遺令不須仍禁火。四郊茅舍久無煙之句。及觀唐韓偓過閩中有千村冷落如寒食。不見人煙。只見花之句。明張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。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。千古有同悲也。式之名楷。慈溪人。永樂甲辰進士。以賦此詩爲言者所劾而罷。

茉莉樹

墨莊漫錄載襄陽唐氏瑞香一株。面闊一丈二三尺。婆娑如蓋。下可坐胡床。又李居仁言。舒州山中深巖間。附石生瑞香一株。高二三丈。下可坐十餘人。余在樵川。見黃孝廉書齋前。二茉莉樹。高二丈餘。掩映三間屋。高雲客爲予言。連江鐵髯隱處。秋海棠高一丈餘。圍可一二寸許。皆異種也。

燕窩

燕窩菜。竟不別是何物。漳海邊已有之。蓋海燕所築。啣之飛渡海中。翻力倦。則擲置海而浮之。若杯身坐其中。久之復啣以飛。多爲海風吹泊山澳。海人得之。以貨大奇。大奇。又見瓦釜漫記。余在漳南。詢之海上人。皆云燕啣小魚。粘之于石。久而成窩。據前言。則當名爲燕舟。據海上人言。亦可名爲燕室矣。有烏白紅三色。烏色品最下。紅色最難得。白色能愈痰疾。紅色有益小兒痘疹。南人但呼曰燕窩。北人加以菜字。

珍珠傘

汀西邱坑口。撥土一寸許。卽有明珠。大如粟。色若水晶。較之珠。光少晦。相傳爲聖七娘。率師至此。有珍珠傘。爲敵所破。當卽咒曰。男拈之成水。女拈之成粉。雖事屬荒唐。而男女得珠者。誠如所傳。又人言南宋時。汪革僭據歙郡。與其妻巡行山川。培築險要。以修四塞之固。出入張珍珠傘。爲美觀。一日天驟風。掣傘于雲表。良久墮下。珠悉迸落草間。因生草綴珠。至今人名爲珍珠傘云。二事殊相類。

方竹杖

東南之竹最盛。而閩中種類尤多。奇形異狀。產于陰崖深壑中者。不可勝紀。然世人皆重方竹。以規方竹杖爲不韻。似皆以爲異物。閩汀之永定。邵之泰寧。皆產方竹。余常得數十枝。笑謂友人。如此賤植。卽令暫規數枝。未便不韻。

夾竹桃

閩中多夾竹桃。葉微如竹。花逼似桃。柔豔異常。予常謂友人曰。此陶靖節賦閒情時也。千載後。猶時時見之。此種閩人不甚貴重。過嶺卽不生。虎林一郡。聞只三數株。金陵間有。然亦無過三五歲者。曾師建閩中記。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。閣提茉莉。俱那異。皆出西域。盛傳閩中。俱那衛卽俱那異夾竹桃也。

榕樹

閩中多榕樹。垂鬚入地。輒復生根。常有一樹作十數幹。有卽榕爲門者。相傳千年榕。其上生奇南香。余每見老榕樹。愛其婆娑。輒徘徊不能去。高雲客時謔余曰。公欲覓奇南香耶。

水晶丸

荔枝種類最繁。予在閩中。盡飽嘗之。當以莆中宋家香爲第一。肉肥核小。固足尙。蒂實作旃檀香。尤足異也。水晶丸。較諸荔枝最小。而味最甘。實而不核。閩人歲以數十枚遺予。然終不令予知其產處。有云。卽在會城中者。然生長會城者。亦不得嘗之。焦核。產漳浦。核小肉厚。與宋家香同。但無香耳。相傳荔枝去其宗根。用火燻過植之。生子多肉。而核如丁香。如六畜去勢。則易肥也。漳浦人多用此法。以其火燻。故名焦核。外

人誤作焦葉。

不解

予在閩前後十二載。有不解者七。于神不解。太保舍人。于術不解。林三教。于人不解。畚民。于酒不解。碧霞。于海錯不解。蠶于菓不解。羊桃于文不解。謝耳伯。

柳

相傳二十八宿中有柳。故種柳者。橫插倒植。無不立生。余在閩八郡。俱至道傍。曾未見一枝。會城中僅十數株。漳城纔三四株。豈柳星獨不照閩中耶。誠所不解。

龜

漳州孫孺理爲余言。曾泛琉球。見一龜。以四小龜爲趾。相連無少痕跡。欲前則小龜昂首。觸動。進止亦無少違。合只覺一體。尚非并命。若行止。似示以意。則疑義合乎。

火浣布

予在敢園。謝茂才爾將。出布一縷。以火焚之。色盡赤。以爲灰矣。火滅布如故。爾將云。卽火浣也。二十年前。閩中多有見之。亦不甚貴。今不可得矣。乃知海外自有此一種。昔人以爲炎山木皮所織。又有以爲火鼠毛者。以爲木皮者。近是。以其色似麻苧。不類褐罽也。

李麒

永樂壬辰狀元馬鐸。戊戌狀元李騏。俱福州長樂人耳。談謂馬母後適李。復生騏。予常屬長樂令君呂素巖。詢其邑中前輩。俱云無之。而兩家後人亦云世俗謬傳。絕無影響。且當時亦無增馬爲騏之事。乃知耳談所載。類多不經如此。騏卽一母所生。方且爲母諱。何至以前夫之姓爲名。公然暴母之短耶。不辨明矣。

林太守春澤

侯官林太守春澤。正德甲戌進士。爲戶部主事。疏諫南巡。遷員外郎。司藏失盜。謫官。後陞南刑部郎。出知松番。免歸。公生于成化庚子。萬歷己卯年百歲。有司爲建人瑞坊。子應亮。以戶部侍郎侍養。亦年七十矣。起拜。矍鑠如壯年。應亮子如楚。工部侍郎。公至癸未十月卒。年百有四歲。少年與鄭少谷。方棠。陵。張。崑。崙。爲詩友。應亮則少谷之壻也。有人瑞翁詩十二卷行世。公常與司農。司空。田中。觀。耘。鄉人立碑記之。一時以爲盛事。公百歲時。尙舉一女。後配雲南督學鄧公原岳。相傳公服松梅丸。故得大年。其法取松脂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。文武火煮。令白如錫。然後和烏梅地黃爲丸。服之。大便常秘結。翁暮年。生菓井水不去口。終不泄瀉。他人服之。火盛慾熾。多得奇疾。蓋翁乘負有異。非闕服食也。

林太守元美

閩縣林太守元美。永樂辛丑進士。子泉山公瀚。諡文安。以大司馬。改南冢宰。文安公九子。庭楫。大司空。庭機。大宗伯。庭楷。指揮。庭粉。慶遠守。庭瑋。湖州司理。庭榻。子炫。通參。庭機。子熾。大宗伯。庭大司空。凡三代典咸均。一門五尙書。而他蔭。敍及舉孝廉者。又不下數十人。可謂盛矣。會城人常言文安公。方建屋。樑橫於

戶侍女騎而出。匠詈之。女曰：何異？閩老尙書不此中出耶？公異其語，召欲私之。女正色曰：何可草草？公高年脫孕，後誰明予者？盡書數字爲據。公命取側理女入公室，以絳色機緞全端至。公益奇其志，遂書舉男以機名。女以緞名。後舉男是爲大宗伯。復舉女配侍郎鄭公。公之後人有從予遊者，亦常以此語予。絳緞至今尙藏其家，誠異事也。

林宗伯

林小泉公庭機子。對山公嫌，俱爲大宗伯。晚年歸里。大宗伯與大司馬馬公森、少司農林公應亮並輿出。值小宗伯至，拱立輿傍。兩公趨下揖。大宗伯曰：二公吾密友，兒子于禮應侍立。下輿過矣。拉之升輿去。回視小宗伯尙恭立久之。里人誇以爲美談。

莆田黃氏解元

閩莆田黃氏自明開科來一姓解元十一人。永樂十年戊子應天解元黃壽生。正統九年甲子解元黃譽。天順六年壬午解元黃初。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黃文琳。成化十年甲午解元黃乾亨。宏治十七年解元黃如金。正德五年庚午解元黃庭宣。嘉靖二十三年癸卯解元黃繼周。二十八年己酉解元黃大觀。三十一年壬子解元黃星耀。三十四年乙卯解元黃懋冲。其餘五魁之內合歷科又不下二十人。

幼年科第

閩福州林按察使文秩。泉州黃孝廉日曜。俱年十四舉于鄉。興化戴探花大賓。十三歲。中宏治辛丑進士。

福州林庶吉士文稭以十三歲舉永樂甲午榜。

土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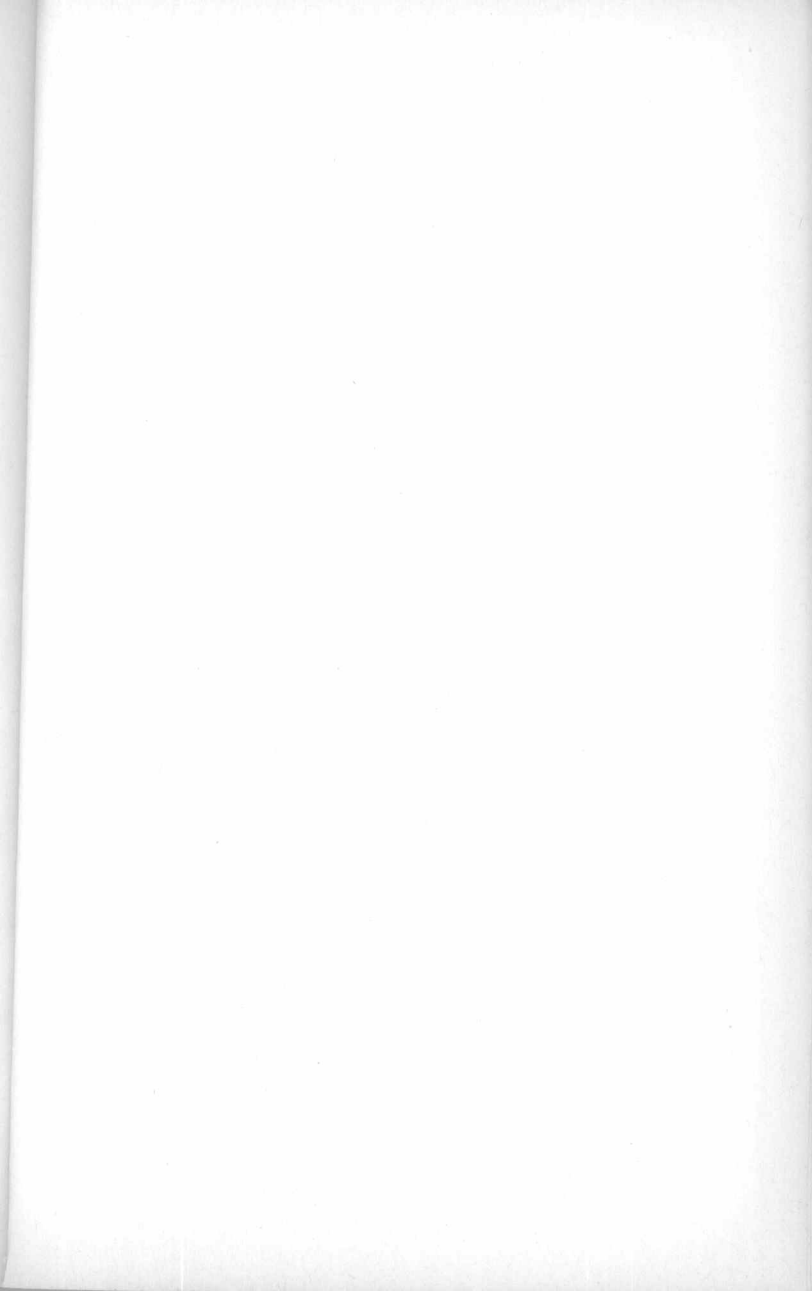
予在閩常食土笋凍。味甚鮮異。但聞其生於海濱。形類蚯蚓。終不識作何狀。後閱寧波誌。沙喫塊然一物。如牛馬腸。臟頭長可五六寸許。胖軟如水蟲。無首無目無皮骨。但能蠕動。觸之則縮小如桃栗。徐復臃腫。去涎腥。雜五辣煮之。脆美爲上味。乃知余所食者。卽沙喫也。閩人誤呼爲笋云。予姻有肥而無骨者。予以沙喫呼之。衆初不解。後覩者咸爲匿笑。沙喫性大寒。多食能令人暴下。謝在杭作泥笋。樂清人呼爲沙蒜。

線蟲

延平一郡人皆接竹取水。分枝別派。高低遠近。互達于釜。其中往往有蟲。細如髮。長可二尺許。土人呼線蟲。予偶聞父老言。歸視瓮中。果得其一。以手引之。不驟斷。試之水。復蠕蠕動。若有知識者。似亦射工沙蟻之類。聞食之者。多生癩瘕。然余未見時。不知誤食幾許矣。又言經火卽不害人。故閩溪水不可生飲。

沒子

閩地有小蟲。若微塵。視之不能見。刺人較蚊蚋尤甚。密帷亦不能間之。名沒子。江南人謂之莫。讀作平聲。京師卑濕處亦有之。俗名金剛鑽。相傳爲此蟲所刺。愈扒搔則愈集。癢愈甚。但置之不見不聞。則自去。殊不然。



閩小紀下卷

仙霞斃子

今入閩度仙霞者必乘竹斃子。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輿轎而踰嶺則知竹斃之制漢已有之矣。今仕者乘轎古無是制。轎字亦始見於此。

大清明

閩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。展墓者或小廢無敢大廢者。予庚寅仲秋過其地。火焰山下壤皆正赤紙錢遍野。雪如霞如。作大清明曲。孤墳亦識歲時。更短竹齊挑八月簾。赤壤青松雪色紙。鏞州獨作大清明。一銀瓶山下展新塋。蠻榼紛將橡栗盛。敢向春風偏認小。長眠人亦畏秋聲。二骷髏欲共鐵犂爭。閱盡春秋鬼不盲。莫嘆雲仍渾忘卻。舊墳強半小清明。三

玉華洞

玉華洞在將樂之南。去邑三里許。予庚寅秋往游。洞深約三四里。洞中乳石所結。差具人物形。而當時好事者又加之規削。遂使人世所有無不畢具。最奇者鍾乳注爲傘形。闊可四丈許。圓好如人製。簷作數重。垂垂欲動。又有垂而下仰望之甚巨。漸垂漸細如針。中復斷而承接處亦如針。不復漸巨。俗名之曰天平。

石此則天工成之。非人力所能爲也。洞中昏黑。必秉炬而入。歲久四壁皆煙煤。行者捫掖而上。掌皆黑黝。閩人謂紫陽鍾武彝。龜山鍾玉華。彼武彝無論矣。若鍾此幽晦詰曲而生。其人殊可畏哉。真誥稱句曲洞天虛宮之內。皆有石塔。曲承門口。往來上下。都不覺。是洞天之中。謂是外之道路。日月之光。既自不異。草木水澤。與外無別。飛鳥交橫。風雲翳鬱。洞壑必如是。始堪置足。若黑黝如阿鼻獄。人亦何樂遊此。洞口風聲如錢塘初三十八之潮。使人畏不敢入。洞尾殊空闊。目光透入。遠視之。如滿月。實則兩巖互缺。合望之。圓如規。然兩巖相去。又甚遠。日光所入。既微。而巖又深幽。人驟從黑黝中來。恍惚有所見。如東方旦時。俗名之五更天。實似之。肅立其中。氣如平旦。洞中所有。既甚奇幻。予皆不取。惟洞口之聲。洞尾之色。實自奇幻。賴此起結。差慰老眼耳。洞中產石。卽四方所傳礬石。鑿削已盡。不能得佳者。然卽佳。亦只一面精瑩耳。

馬蹄帖

泉州淳化閣帖十卷。相傳宋季南狩。遺于泉州。已而石刻湮池中。久之時出光怪。樞馬驚怖。發之。卽是帖也。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跡。宋沈源釋文序云。是帖納郡庠。歲遠剝蝕。其後莊少師復摹以傳。則今帖非馬蹄真跡。乃莊氏摹刻也。其石先屬張氏。後以其半質錢于族。秘匿不返。今所傳者。既非宋遺。而莊摹者。亦皆割裂。遞更遞失矣。惟蔡沙塘少參家所藏七塊。完好不剝。蔡甚寶之。欲得莊刻之全。必求數家而合之。然不易也。莊少師名夏。登淳熙八年進士。有文名。

林僉憲

武宗時。閩僉憲林公文纘。赴京謁補。舟抵潞河。適武宗巡幸至。突入舫。文纘俯伏船頭。上鞭指之曰。汝何從知。隨入舟。時文纘家口咸匿艙下。止一婢抱纘六歲兒立艙中。上問曰。此何人。纘奏曰。臣子上抱置膝。曰。相好。當與朕爲子。纘奏曰。恐臣子無福。上又指婢曰。仍命此女抱携之。時護蹕人至。踉蹌促去。兒入宮。思父母。日夜啼。百計誘之。終弗止。文纘亦入都。與素識大璫謀。欲出兒。璫乘機奏曰。此兒誠薄福。啼既弗止。不如舍之。且收留乞養。祖宗有禁。上曰。林某浼汝作說客耶。如再啼。當棄之水。璫懼。亟與文纘謀。覓善泅者。伏河側。兒啼不止。上果棄之河中。泅者故拉兒入水。伺上回。急出之。兒僵矣。文纘抱哭不已。久之始甦。文纘補官嶺南。亟携兒去。不久。又休致歸。杜門課子。廿一歲舉於鄉。又四年成進士。名璧。世宗出武宗朝宮人。前婢亦在列。婢無歸。問閩紳姓名。人謂須至福州會館。詢乃得。婢至館。問有林紳否。時璧適在寓。以爲詢己也。急出應。及見婢。曰。非公。我所詢者。老年人。問何名。曰。是林文纘。璧大驚曰。此我父也。汝何從知之。婢語之故。璧又問曰。所抱之子何名。婢言乳名。並所生時月。璧泣曰。我也。遂與婢抱首哭。養之寓中。携歸鄉。文纘見之亦泣。從其志。奉佛茹素。終其天年。文纘至九十五歲。無疾而歿。璧性伉直。與時不合。屢官屢蹶。文纘與分宜爲同年。璧體父志。終不附分宜。官亦止僉憲。居無一椽。家於祠堂。小童共炊爨。亦世之所僅見者。廉介。詳於郡志。公會孫。惠州太守崇孚。面語予如此。

收香鳥

朝野僉載。劍南彭蜀間。有鳥大如指。五色畢具。有冠似鳳。食桐花。謂之桐花鳳。李德裕有桐花鳳扇賦序。

劉續霏雪錄云。東坡有倒掛綠毛么鳳之詞。唐僧隱巒詩。五色毛衣比鳳雛。深春花裏只如無。美人買得偏憐愛。移向金釵重幾銖。益部方物略記。桐花鳳。二月桐花始開。是鳥翱翔其間。丹碧成文。鐵嘴長尾。仰露以飲。至花落輒去。李之儀云。此鳥以十二月來。日間焚好香。則收而藏之。羽翼間。夜則張尾翼。而倒掛以放香。一名收香倒掛。又名探花使。性極馴。好集美人釵上。宴客終席不去。余在閩。黃將軍以一雙倒掛鳥來。遍體嫩綠。楚楚憐人。腹背之毳。則雜五色。注距皆赤。曲肖鸚鵡。但小僅如雀。尾輕而長。不似鸚鵡之重直耳。兒子皆以小鸚哥呼之。日夜倒掛。不習其性。越數日死。死也。猶足高于首。掛弗釋。予悲以詩。有籠中間綠猶虛掛。腋裏名香不更收。之句。此鳥之大。何止如指。重又何止幾銖。權十分黍之重。曰銖。二十四銖爲兩。抑豈能移向金釵。絕無冠安得似鳳。乃知收香倒掛。與桐花鳳。自另兩種。坡仙之咏。亦以桐花鳳形容之。後人緣此詞。遂訛爲一耳。然閉籠無幾。憾未試其收香也。

鷓鴣

閩山多鷓鴣。行不得哥哥。五字絕分明。不似他鳥言。須以意會也。望之如家雞。質若甚重。權之止十二兩。有縮者。無一越者。

九鯉湖鷓

鷓皆白。惟莆田九鯉湖中鷓。作粉紅色。嬌豔異常。清異錄。載隋宦者劉繼銓。獻芙蓉鷓二十四隻。毛色如芙蓉。鯉湖之鷓。正當以此嘉名錫之。

閩女

閩素足女多簪全枝蘭。煙鬢掩映。衆蕊爭芳。響屣一鳴。全莖振媚。予常笑謂昔人有肉臺盤。此肉花盎也。繼在京師。見唐人美人圖。亦簪全蘭。乃知閩女正堪入畫。向者之評謬矣。

樹蘭

閩廣多樹蘭花。與珍珠蘭同。但彼草本。此木本耳。友人有謬謂卽古之木蘭者。然樹蘭圍皆寸許。陸龜蒙詩。幾度木蘭舟上望。不知原是此花身。樹蘭之木可爲舟耶。徐君義言。古有木蘭。而無玉蘭。今則有玉蘭。而無木蘭。余謂木蘭卽今之玉蘭。余聞之蜀人言。蜀山中玉蘭。高皆數十尺。圓皆數圍。花開時。滿山如雪。龜蒙所咏。似卽此也。珍珠蘭在吳越間。得一本。真如珠樹。長泰南靖人家。溷廁間皆是。

蜜漬蘭

人言蘭花不可食。此爲珍珠蘭誤耳。珍珠蘭。雖非斷腸草。然食其根。亦能傷人。蘭花則否。余常見建寧人家。蜜漬蘭花。冬月以之點茗。一花泛泛。鮮如初摘。正如湘女凌波時。不止壓倒昔人清泉白石也。或曰。蘭必蜜。後始可食。

死有前定

延平嚴九岳。第進士。授廣西南寧府推官。其地有九岳神祠。後歷部郎。陞岳州太守。未任卒于途。松溪魏濬。號蒼水。累官湖廣巡撫。途中見有蒼水神祠。未蒞任卒。閩縣林憲。號古榕。第進士。授中書。奉使至廣。

東。憩行臺。見後軒扁古榕二字。是夕卒。名號關於死生。異哉。林異廂談。

金鳳傳

王永啓曰。予居高蓋山中。有農家掘地遇土。穴得銀錢數枚。色黑如漆。石硯一。銅爐銅刀各一。有篆文。乾德五年造。又石匣一。啓視有抄書一帙。爲陳后金鳳傳。不著作者姓名。楮墨漫滅。而字跡猶可句讀。農家弗能省。予亟往索歸。參之史乘諸書。始末多不異。因與友人徐燭訂正之。夫飛燕別傳。出諸壞墻。南部煙花。檢之廢閣。前人藏秘。後人搜傳。均有意焉。諸王縱慾。以亡其國。固末世之明戒也。是宜傳之。以存野史之一。予在閩。徐存永爲余言。陳金鳳外傳。是其叔孝廉幔亭氏所爲。幔亭名燭。燭之弟也。燭字興公。皆以文名。乃知近今撰托之書。不獨天祿外史爲然。傳之後世。誰復辨之耶。

江皜臣

江皜臣。腕中有千鈞力。善刻玉章。吳中能玉章者。近推周爾森。但沙礪耳。其他號能切玉者。亦皆倩爾森。開其眉目。略施以刀。詭語人曰。吾切玉如泥也。獨皜臣治玉章。始終用刀。易如劃沙。章法。又皆妙合秦漢。常語予。堅者易于取勢。吾切玉後。恒覺石如腐。如公書薄惡。縑素。輒膠纏筆端。不得縱送也。皜臣。客死溫陵。黃相國家。印譜數帙。其妾能寶藏之。曹秋岳曰。江皜臣死。世無復有刻玉者矣。其爲名流所重如此。

吳平子林公兆

莆田吳平子。晉林公兆。能皆以善印名。公兆游携里久。先是歙人江皜臣。以此技鳴携里。皜臣入閩。遂推

公兆矣。平子初作印，多用莆田派。莆田人有宋比玉者，善八分書，有聲吳越。後人競效之，至用其意於圖章。古無是也。平子從予游，見余所藏銅玉章，及古今名印譜，遂一洗其舊習。近在江南，頗有知之者。程穆倩名遠，歙人。陶石公而外，林吳不多讓矣。石公名碧，晉江人。

鬻魚樽

唐皮曰休，以鬻魚殼爲樽，澁峰鬻角，內玄外黃，謂之訶陵樽。鬻殼，閩人皆以爲杓，形旣不倫，用之久久始脫腥薰，不知曰休何所取，登爲飲器。

虎鬚

閩中虎鬚蟹之別派，質粗味劣，無足取，獨其殼極類人家戶上所繪虎頭，色亦殷紅斑駁，北人異之，有鑲爲酒器者。通州如臯，亦有此種，俗呼爲關公蟹。

海參

閩中海參，色獨白，類撐以竹筴，大如掌，與膠州遼海所出異，味亦澹劣。海上人復有以牛革僞爲之，以愚人者，不足尚也。灘縣一醫語予云：參益人，沙玄苦參，性若異，然皆兼補。海參得名，亦以能溫補也。人以腎爲海，此種生北海鹹水中，色又黑，以滋腎水，求其類也。生于土者爲人參，生于水者爲海參，故海參以遼海產者爲良。人參像人，海參尤像男子勢力，不在參下，說亦近理。

西施舌

畫家有神品、能品、逸品。閩中海錯、西施舌、當列神品。蠣房、能品。江瑤柱、逸品。西施舌、以色勝香勝。當並昌國海棠、蠣房、以豐姿勝。並牡丹、江瑤柱、以冷逸勝。並梅、西施舌、既西之舌之矣。蠣房、其太真之乳乎。圓真雞頭、嫩滑欲過塞上酥。江瑤柱、產涵江。癖梅妃子、亦生其地。其妃子之玉骨乎。他如香螺、珠蚶類、非不爭奇競美。以三君視之、特繪事之具品。羣芳之餘卉。姬姜之媵侍耳。不足詫也。

夜鷺

閩中龍眼熟時、專有飛盜。綠枝接樹、趨捷如風。若巨冠然。瞬息不覺。則千萬樹、皆被漁獵。名曰夜鷺。毒過於荔之石背。此果、人未采時、蟲鳥不敢侵。夜鷺一過、羣蠹競起矣。

德化磁

閩德化磁、茶甌式亦精好。類宣之填白。予初以瀉茗、黯然無色。責童子不任茗事、更易他手。色如故。謝君語予曰、以注景德甌、則嫩綠有加矣。試之良然。乃知德化窰器、不重於時者、不獨嫌其胎重、粉色亦足賤也。相傳景鎮窰、取土於徽之祁門、而濟以浮梁之水。始可成。乃知德化之陋劣、水土制之不關人力也。

錯認水

予過邵武之拿口、高主政、年八十矣。餽余一經酒、淡而有致。與羅家錯認水、無少異。閩酒當以此爲第一。不知其名。云是家釀、不能多得。不能遠携。每憶之、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。

紙簫

閩開元寺前舊有捲紙爲簫者。予得其一。是三年外物。色如黃玉。扣之鏗鏗。以試善簫者云。外不澤。而中不乾。受氣獨全。其音不窒不浮。品在好竹上。後以贈劉公猷。公猷爲賦紙簫詩。雲問潘君仲。亦能以紙製。奕子狀如滇式。色瑩亦然。且鼓之有聲。其爲五瓣梅花香盒。蒙之以錦。不可覓其聯縫之迹。皆奇技也。

德化磁簫

德化磁簫。笛色瑩白。式亦精好。但累百枝。無一二合調者。合則聲淒朗。遠出竹上。雲夢柯亭之外。又有此異種。入李謦手。卽至入破。當不患聘然中裂矣。

命同

閩縣徐存永。常爲予言。其王父子瞻公。諱楫。與同里宋姓者。所生年月日時盡同。少同學。同食餼於庠。同無子。至四十九歲。而宋卒。徐懼不敢出戶。其後乃相繼舉三子。卽與公幔亭兄弟也。以貢士至縣令。歸年八十餘始卒。後事乃大不同。又家姊丈文大士。密縣人。與會城路慶雲者。同年月日時生。以此相善。大士尊人惺與公。爲通州守。與母夫人。皆壽考無恙。路則起家寒微。幼卽孤。大士以文名當時。路僅能識之無耳。又先大士死十年。大士生二子。路一子。沒於水。生平無一同者。惟大士食餼之年。路得補藩司掾。差相似耳。然則星命之說。可盡信哉。

蘇才翁八分書

宋蘇才翁。書法妙于一時。而真蹟少見。才翁曾宦閩。鼓山勒才翁二字。八分書。徑二尺。羅源縣白塔道旁。

石上勒才翁所賞樹石六字。徑尺餘。皆古勁有法。又鑿井于福州。與兄舜元齊名。

楓亭井水

興化楓亭。宋徐鐸狀元故居。手植荔枝。名延壽紅。至今尙存。樹下有井。亦公所鑿。井上橫亘一石梁。左汲水重。右汲水輕。此理之莫測者。然聞武當南巖宮。有日月池。相距數尺。日池色綠。月池色黑。羅浮白水山。佛跡院。湧二泉。相距步武。東爲湯泉。西爲雪泉。東極熱。指不可觸。以西泉解之。然後調適可浴。造物之巧如此。不獨楓亭井水重輕也。

考亭

世以考亭稱文公。予癸巳陪巡。過建陽。宿麻沙。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。知考亭是黃氏之亭。後從徐存永。得見黃詩。按五季亂。黃端子稜。隨父禮部尙書入閩。見建陽山水秀麗。遂家焉。子稜詩云。青山木笏尙初官。未老金魚是等閒。世上幾多名將相。門前誰有此溪山。市樓晚日紅高下。客艇春波綠往還。人過小橋頻指點。全家都在畫圖間。歿而葬于三桂里。子稜乃築亭于半山。以望其考。因名曰望考。文公居近其地。世因以考亭稱之。以地稱人。可也。以他人之考。稱文公。于理甚悖。然公在日。實無以此稱之者。後人誤認。急當改正。

鞞鼓

今之呼冒鼓。曰鞞鼓。鞞音蠻。按呂氏春秋。宋子罕之鄰爲鞞工。是也。閩會城南門外。有冒鼓之地。曰蠻鼓。

洋。蠻當作戰。非方言也。

土牛

會城迎春土牛。必於閩忠懿王廟前乞土。始成。曹能始有迎春詩。馬從太守分驂去。牛向前王乞土來。

鳳尾蕉

閩中多鳳尾蕉。相傳植之庭中。可避火災。蕉性宜鐵。種者每埋鐵其下。何鏡山前輩詩云。欲比麒麟能食鐵。真同鳳凰不羣雞。公自注。蕉影照日。其中梗虛空。若無梗然。亦奇聞也。

三蘇祠聯

長泰戴方伯燦詞林宗工也。題三蘇祠云。一門父子三詞客。千古文章四大家。極爲妥貼。

仙門洞

九鯉禱夢海內咸知。而不知去仙游縣西二十二里。有仙門洞。亦九何君所宅。兩崖壁立。可十許仞。屈折西上。有仙宮佛刹。循洞口並澗上。巨石夾澗。凡爲瀑布者十數級。澗窮地益闢。雞犬桑麻。別爲一區。可五里。得分水山。則屬晉江界矣。禱夢靈異。不減鯉湖。

雪峰

侯官雪峰之顛。有泉一坎。纔深數寸。潮至則盈。潮退則縮。故名應潮。然山去海潮數百里也。有萬松關古木二株。一爲真覺大師手植。直上參天。一爲閩王手植。樛而蔽地。所造石塔。四周作卵形。傳祖師識石卵。

爆盡。我當再來。近皆荒廢。曩滾木毬。亦無存矣。

僧伽

福州城內外。凡巷口皆築小屋。祀泗洲菩薩。人皆未曉其義。或有一二處。求筭祈籤。往往靈驗。予每問僧人。亦無知者。按神僧傳。僧伽大師。西域人。姓何氏。唐龍朔初來中國。隸名于楚州龍興寺。後于泗洲臨淮縣之地。建伽藍。掘得古香積寺銘記。并金像。上有普照王佛字。中宗聞名。遣使迎入內道場。居薦福寺。常獨處一室。頂上有一穴。以絮塞之。夜則去絮。香從穴出。非嘗芬馥。嘗濯足。人取其水飲之。痼疾皆愈。景龍四年。端坐而終。中宗令于寺起塔。俄而臭氣滿長安。近臣奏僧伽緣在臨淮。中宗心許。其臭頓息。奇香馥烈。送至臨淮。起塔。中宗問萬回曰。僧伽是何人。曰。觀音化身也。李太白作僧伽歌云。真僧法號號僧伽。有時與我論三車。問言誦咒幾千遍。口道恒河沙復沙。此僧本住南天竺。爲法頭陀來此國。戒得長天秋月明。心如世上青蓮色。意清淨。貌稜稜。亦不減。亦不增。瓶裏千年鐵柱骨。手中萬歲胡孫藤。嗟予落魄江淮久。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。懺盡波羅夷。再禮渾除犯輕垢。予又按李白生于中宗十六年己亥。伽化于景龍四年庚戌。白纔十二歲。且白幼年未至江淮。何從與之論三車說空有乎。伽龍朔初入中國。至景龍四年將五十年。不知伽之壽若干。第神僧傳與白詩全不相符。按李邕泗洲普光寺碑云。僧伽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坐化。太白詩多有僞託。僧伽歌必爲誤收。神僧傳歷紀年月。當不謬也。李邕又爲僧伽作傳。見李集。

木棉菴在漳城南二十里。今有木棉舖。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此。土人云。夜深時。有磷火照。人鬼俱作哭聲。豈似道厲魂猶未泯耶。

林文結

侯官林文結。永樂中。年十四。登進士。初主司擬會元。謂結字少見。換洪英居首。然結字見于書經。主司亦憤憤耳。

一榜三及第

閩省一榜三及第。宣德庚戌。狀元長泰林震。榜眼建安龔錡。探花莆田林文。一科兩解元同縣者。永樂戊子。福建解元楊慈。應天解元黃壽生。宣德壬子。解元林同。順天解元宋維。俱莆田人。隆慶庚午。福建解元林奇名。順天解元李廷機。俱晉江人。

七里三狀元

福州永福縣瑞雲峰。有古懺云。天寶石移。瑞雲來期。龍爪花紅。狀元西東。宋乾道間。天寶瑞雲寺後。崖石橫山而行。齧地成溪。既而此石松上。復生龍爪花。是年。蕭國梁魁天下。鄭僑黃定。繼之。蕭居冲峰。鄭居龜嶺。黃居龍嶼。當時詩云。冲峰龜嶺與龍嶼。三處山川壯矣哉。相去其間只百里。七年三度狀元來。俱載府志。亦海內所罕儷也。

鄉試二十六名

延平府南平縣雲蓋里吳氏。永樂乙酉科。吳恭。中鄉試第二十六名。丁酉科。吳寧。亦中鄉試第二十六名。成化乙酉科。吳琪。又中鄉試第二十六名。皆屬酉年。亦異事也。恭、琪俱第進士。

第十九名

建陽李有年。舉嘉靖庚子鄉試第十九名。其弟有則。舉己酉。亦第十九名。有年子聞韶。舉萬曆甲午。亦第十九名。父子兄弟。榜次相同。亦一奇也。又建寧貳守。吳興施可大。二子壽明、浚明。先後中萬曆壬辰乙未會試。俱第十九名。尤奇矣。

掾曹

明初進取。不拘資格。有掾史而置身青雲者。自況鍾外。不可悉數。如閩縣吳復。任工部侍郎。陳永祥。任惠州知府。南平楊文達。惠安洪炬。俱任太僕寺丞。連江孫瑛。任吏部郎中。建安盧大政。任吏部主事。侯官胡鼎。任戶部郎中。福清游元欽。任濟南通判。高世岳。任承天通判。孫瑛。洪武中。陳永祥。宣德中。吳復。胡鼎。天順中。楊文達。洪炬。正德中。盧大政。游元欽。高世岳。嘉靖中。

鄭鷺鷥

漳南鄭輅。思觀察。向與屠緯真未定交。萬曆癸卯。緯真至閩。輅思亦在三山。阮堅之。方爲司理。大舉詩社。初相見間。緯真問曰。鄭先生尊字。鄭答曰。輅思。緯真曰。唐有鄭鷓鴣能詩。今又有鄭鷺鷥。奇哉。一座大笑。

福州呼婦人曰珠娘。其來舊矣。按任昉述異云。越俗以珠爲上寶。生女謂之珠娘。

龜腳

閩中海錯。名龜腳者。蚌蛤之屬。味劣。而值亦甚賤。江淹賦。以爲石蚌。一名紫薑。春而發華。有足異者。謝靈運詩云。紫薑燁春流。卽此。燁者。言華也。荀子書。名紫蚌。郭璞賦。曰石蚌。楊用修亦效江淹。作石蚌賦云。燁流吐葉。應節揚葩。言有花也。今海中龜腳。附石而生。並無發花者。用修好奇。未有灼見耳。

蕃薯

萬歷中。閩人得之外國。瘠土砂磧之地。皆可以種。初種于漳郡。漸及泉州。漸及莆。近則長樂。福清。皆種之。蓋度閩海而南。有呂宋國。國度海而西。爲西洋。多產金銀。行銀。如中國行錢。西洋諸國金銀。皆轉載於此。以過商。故閩人多賈呂宋焉。其國有朱薯。被野連山。而是不待種植。彝人率取食之。其莖葉蔓生。如瓜。萐黃。精山藥。山積之屬。而潤澤可食。或煮。或磨爲粉。其根如山藥。山積。如蹲鴟者。其皮薄而朱。可去皮食。亦可熟食之。可熟食者。亦可生食。亦可釀爲酒。生食如食葛。熟食色如蜜。其味如熟荸薺。器貯之。有蜜氣。香聞室中。彝人雖蔓生。不訾省。然恠而不與中國人。中國人。截取其蔓。咫許。挾小盒中。以來。於是入閩。十餘年矣。其蔓雖萎。剪插種之。下地數日。卽榮。故可挾而來。其初入閩時。值閩饑。得是而人足一歲。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。凡瘠鹵沙岡。皆可以長。糞治之。則加大。天雨根益奮滿。卽大旱不糞治。亦不失徑寸圍。泉人鬻之。斤不直一錢。二斤而可飽矣。於是耄耆童孺。行道鬻乞之人。皆可以食。饑焉得充。多焉而不傷。下至

雞犬皆食之。

長樂瓜蒌

予性嗜瓜。入閩尤好剝蒌。長樂多好瓜。而邑之勝畫尤多好蒌。郭蓮峯常以瓜蒌貽予。予笑謂蓮峯。安得瓜甜于蒌。蒌大如瓜也。北方有文官果。如栗之乍乳而加嫩。似蓮之初目而尤甘。咀則雪甜偏見。含則露釀廣長。加以房中心蜜。若規楊梅之通體橫陳。室內神清。如誚蒌子之將膚都豔。相傳種自上方。偶亦流傳人世。誠山中之白雲。亦寰宇之介士也。余常有結伴同爲湖目冷。層綃剝出蕙心香之句。不足形容其萬一也。但殼大而無當。實小而僅存。余笑謂友人。向欲望蒌大如瓜。今但望此君大如蒌子。吾事足矣。衆咸失笑。

仙霞嶺

閩由浦城往浙。必度仙霞峻嶺。高三百六十級。凡二十八曲。長二十里。宋史浩帥閩過此。始募斃石路。行者便之。

曹能始

謝在杭云。曹能始詩。以淺淡情至爲工。不甚學盛唐。然其送西安太守云。長安西望路漫漫。泰華峯陰日色寒。長樂宮中秦輦絕。未央前殿漢鐘殘。月明渭水浮三輔。花滿驪山繡七盤。京兆風流誰不羨。時從閩閣畫眉看。大歷以來。罕見斯語。予謂此詩。尙非石倉極境。在杭學七子者。故獨髓心于此耳。

錢虞山云。能始家有石倉園。水木佳勝。賓友歛集。聲伎雜進。享詩酒談議之樂。近世所罕有也。著述頗富。如海內名勝志。十二代詩選。西峯字說。皆盛行于世。嘗謂二氏有藏。吾儒無藏。欲修儒藏。與之鼎立。採擷四庫之書。十有餘年。而未能卒業也。爲詩。以清麗爲宗。程伯陽酷愛其送梅子庾。明月自佳色。秋鐘多遠聲。之句。其後所至。自謂以年而異。其佳境。要不出于此。

洪都御史

閩中鄉先生。素重清議。永樂乙未。會元洪公英。以都御史還家。有十擡。士紳疑皆輜重也。相戒不與。通公後知之。微笑。令取几案。盡開諸笥。乃圖籍耳。於是出圖籍案上。置十擡空槓於案下。時屋淺狹。門外人咸共窺探。士紳方往來如初。嗟夫。以此觀之。彼日不但洪公一人清介。閩郡風尙可知矣。

閩詩

虞山先生云。余觀閩中詩。國初林子羽高廷禮。以聲律圓穩爲宗。厥後風流沿襲。遂成閩派。大抵詩必今體。今體必七言。磨礪沙盪。如出一手。謝在杭。近日閩派之眉目也。在杭。故服膺王李。已而醉心于王百穀。風諧調合。不染叫囂之習。蓋得之百穀者爲多。在杭之後。降爲蔡元履。變閩而之楚。變王李而之鍾譚。風雅陵彝。閩派從此自燿矣。

又云。鄧副使原岳。字汝高。與謝在杭並稱詩于閩。在杭推之。以爲國初有十才子。宏正有鄭善夫。而嘉隆之後。則汝高爲之冠。所著有西樓全集十卷。汝高嘗選明詩正聲。以高廷禮唐詩正聲爲宗。大率取明詩

之聲調圓穩。格律整齊者。幾以嗣響唐音。而汰除近世叫囂跳跟之習。然其所謂唐音者。高廷禮正聲品彙之唐。而非唐人之唐也。余嘗論閩詩流派。頗以後來庸靡之病。歸咎于林子羽。蓋有見于此。

林初文

福唐林春元。七歲能詩。師召試之。適有牧羊者。指爲題。卽應聲曰。三百羣中步獨先。有時高叫白雲天。曾從北海風霜裏。伴過蘇卿十九年。又試以對曰。風翻白浪舟難進。卽答曰。雪擁藍關馬不前。後舉於鄉。更名章。字初文。有集行世。子古度。有詩名。

謝在杭。十餘歲時學爲詩。有人持蘇武牧羊圖者。卽爲題云。沙滿旃裘雪滿天。節旄零落海雲邊。上林飛雁來何晚。空牧羝羊十九年。

林初文嘗在揚子江中。青山口覆舟。坐皮箱上。見有持紅燈二從前過。隨木商救之。又嘗夢人贈之以扇。上題茂陵風雨四字。自以爲不佳。後以上書得禍。作蛾眉篇。因有茂陵風雨千秋夢。揚子波濤一夜悲。之句。

娘子橋

泉州洛陽橋。望之有娘子橋。橋比洛陽雖低。而長過之。云先是入番舶壞。有人得鳥。見巨蟒夜出。有光如晝。因插刀穴口。蟒出爲刀傷。性急直奔。胸破腹裂。遺下明月珠纍纍。其人旣歸。遂得巨富。鄰初未知。後覓富家女爲婦。富家翁怪其誕妄。因給之曰。余女畏渡海風波。能作橋。又金布與橋滿。卽嫁女與之。其人卽

作橋布金。俗因呼爲娘子橋。

金雞

武彝接筍道士程應玄者。曾入金雞下洞。從舟中仰視洞。若不甚深廣。所堆木若有限。比履其所。甚宏遠。內有三丈餘楠木。上閣仙蛻十三函。每函頭顱一二片。脛骨一二斤。手骨一二節。皆裹以錦帕。一函中有鶴骨頭與足各一。又有楠木刳一舟。長丈餘。闊三尺。內細羅香末。并香灰。幾滿。而洞中香灰成堆者。亦纍纍然。上金雞洞。視下洞爲小。人不敢到。萬歷丁丑五月。有張富郎者。年八十餘。冒險入其中。則見數人。鼾睡香灰內。傍有銅磬覆地。富郎翻而視之。磬下一雞。遽展翼鼓扇。香灰眯目。倉皇俯伏。半晌稍息。亟由籃縋下半空。籃掀。富郎墜入舟子懷中。無恙。後年九十終。應玄親見富郎道其詳。陳司馬。又親見應玄紀其實。

嘉客紅

宋福清翁昭文。先儒亢從子也。圃中非時生荔支。其母曰。豈有嘉客踵門耶。頃之。莆田林光朝至。因名爲嘉客紅。可補荔譜之缺。

朱竹

初但求之楮穎間。頃過劍津西山。數頃琅玕。丹如火齊。乃知此君。亦戲著緋。爲賦二詩云。高情直與晚楓鄰。傥舞安知醉有辰。舊族傳爲絳縣老。孫枝近作赤城人。瀟湘淚盡終餘血。洪澳花繁不是春。曾在龍門

柯畔立支離更見鬢中身。一亂瓣桃花映客醅。斜批鶴頂間青蘿。翻新競比紅兒曲。截笛留吹赤帝歌。酒醞宜城光未定。冠裁薛縣色全訛。遙看巖下爛熳處。或是秋深柏葉多。

九龍灘

閩諸灘惟汀之清流九龍灘最號奇險。予嘗過之。作口號云。渴龍無數截中流。一葉斜從石隙浮。解纜戒人咸莫語。齊編竹箬裹船頭。味爽則飯。羣起操舟。長年彼此不通一語。不獨戒舟中人也。過峽時尤嚴。解纜時畏神能為也。雪花翻滾浪聲。十八灘前九曲龍。估客到來齊減載。逆風駕起護波篷。舟出水下。借篷力以上逆。風揚帆期少翻船。實則灘勢急。帆即怒。刑牲載酒拜龍頭。安濟祠中答亂求。費盡土梢無限力。過龍便自賣清流。買閩舟者。利得清。則無險弗濟也。長年輒以此自比。近殊有冒清流者。過他灘無辨。過九龍收矣。都將絆索換新機。曲曲防他八面風。卻笑長年堅似鐵。甘心膜拜土梢公之防護。護一舟下。返護第二舟。蓋世其業者只數姓。姓又只數人。誓不傳之于外。故不易過云。

烈女高氏

福清士人翁登墀。八歲聘高氏女。後十年墀卒。女幼養於叔家。聞變將死之。以父母在遠。未命不可死。越四年。父母來歸于翁。請死于墓。墀之父母以未立孤不許死。又三年孤立。乃於墀之卒日時縊死。

墨魚

墨魚一名算袋魚。一名烏鯛。一名海鰾。閩人名之花枝。相傳一胥吏醉墮海。周身悉化為異物。此其招文袋也。所垂白帶。宛然浮游海面。有物觸之。輒吐墨自覆。人反得因其墨跡而捕之。愚矣。用濕紙層層裹

之。敵細稻。稽火煨之。香熟可喫。

鱸魚

狀似墨魚。出日本。火炙揉而爲絲。味勝墨魚遠矣。

龍虱

龍虱。漳州海口。每八月十三日。至十五日。三日飛墮。餘日絕無。食之除面上黧點赤氣。婦人貌美。能媚男子。

林清

三山林清者。諡德誌之祖也。避元不仕。匿姓名。隱居山寺。太守一日入寺中。見清儀表不羣。問曰。能詩乎。曰。能。卽以入音爲題。清應聲曰。金紫何曾一掛懷。石田茆屋自天開。絲竿釣月江頭住。竹杖挑雲嶺上來。匏實旣修栽藥圃。土花春長讀書臺。革除一點浮雲慮。木筆題詩酒數杯。太守驚異。因與往來無間。一夕忽論海濱人物。因曰。若林清者。雄才碩德。惜未見其人。林不覺歎惜。守曰。君殆林清耶。林曰。若清者。公安得見之。此吾所以有感也。明日再往訪之。已不知所之矣。

林子羽

林子羽妻朱氏。長於詩詞。其勉外詩云。玉食叨陪近上方。五雲深處列鷓行。經綸樹績從人仰。竹帛流芳與世長。待漏衣沾仙掌露。趨朝身惹御爐香。功成身退歸寧日。一榻清風綠野堂。朱氏年十九卒。子羽終

身不娶。按鴻爲員外郎。年近四十。此詩卽爲郎時作。而朱氏年方十九。豈其繼室耶。

林子羽以薦至京師。應試賦龍池春色詩。名動京師。旣歸家。從者如雲。毘陵浦舍人源聞其名。往見之。鴻不出。使弟子周玄黃玄往見之。問其來意。曰欲爲詩耳。因出所作二玄讀之。至雲邊路遶巴山色。樹裏河流漢水聲。驚曰。此吾家詩也。因白鴻出見之。定交而去。

林廷綱

林廷綱。洪武初。承太祖親擢吏科給事中。寵遇日隆。嘗侍游江間殿。太祖首唱詩二句曰。江間小殿與雲齊。梁上新添燕子泥。公承旨足成之曰。雉扇曉開紅日近。龍衣春濕綵雲低。旌旗影裏貔貅息。斧鉞門前騏驥嘶。簪筆詩成同拜舞。太平天子賜新題。又承旨作春江漁父圖。親題於殿壁間曰。浩蕩乾坤一釣圖。絲綸終日倚菰蒲。桃花浪暖魚堪膾。桑柘春深酒可酤。歲月不知蓬鬢改。江湖真與世情疎。熊羆不入君王兆。四海于今誦帝謨。後賜名恆忠。

閩貧生

閩有貧生客京師。饑寒濱死。然頗善丹青。不能售一錢。因以兩幅獻於楊文敏公榮。公題其上而還之。詩云。誰家老屋枕溪濱。十里青山半是雲。此處更無塵跡到。祇應啼鳥隔花聞。其二云。小橋流水漾晴沙。策杖歸來日未斜。昨夜東風花落盡。一林高樹鎖煙霞。明日張此畫於市。價遂湧起。人爭一致。因而饒裕。

永福鬼詩

侯官唐漢。微時泊舟永福溪。夜間二鬼共語。一鬼吟詩曰。隨波逐浪滯孤魂。白骨沈沙漾水痕。幾寸柔腸魚鬻斷。不關今夜聽啼猿。又一吟曰。饑鳥隨我棠梨道。雨打風吹梨樹老。寒食何人奠一卮。燭髓戴土生春草。既復相謂曰。明日鐵帽生至。當得代矣。明日遽候之。果有戴釜濟者。漢苦挽之。且告之故。得止。至夜二鬼復語曰。今日鐵帽生。乃爲唐參政所救。奈何。唐聞大喜。遂請道士作章度鬼。越數日。坐齋中。彷彿見二人來謝。後果官至參政。

林蘊

林蘊。唐末就試。試合浦還珠賦。思之未得。忽假寐。有人告之曰。何不云珠去勿珠還也。覺而異之。卽用其語。遂登第。後見素林公俊。有族父康爲廉州二守。見素以詩寄之曰。破荒詞賦落人間。水異川精兩愧顏。今日雲仍居此地。祇令珠去勿珠還。蓋用前事也。

鄭善夫

鄭善夫。嘗雪中游天台。美髯白皙。毛褐笏輿。戒從者勿言姓名。人以爲神仙。盛傳郡中。太守顧璘聞之曰。此必吾繼之。亟使人邀之。善夫答以詩云。客有飄飄者。閒來湖海游。雲端尋雁蕩。雪裏過台州。白業藏賢達。浮槎近斗牛。豐干謾饒舌。太守是閩邱。

張司馬

閩張大司馬經。懸車日久。忽有倭亂。起公總督。公行止未決。聞里人能以箕召仙者。命卜之神。良久不至。

忽然箕旋轉如風。食頃乃止。大書曰。吾關雲長也。留詩曰。萬里縱橫事已空。戰袍裂盡血猶紅。夜來空有思鄉夢。雨暗關河路不通。書畢而去。公殊惡之。然逼於朝命。遂出破賊。後果爲趙文華所譖。棄市。

林氏

林氏福建人。有晚春詩云。拋卻銀針到小庭。遣情無奈獨傷情。高低別院鞦韆影。遠近人家笑語聲。黃鳥曉寒藏翠柳。綠苔春盡點紅英。一年好景仍辜負。堪嘆嫦娥老此生。

林世壁

嘉靖間。閩龔大司成用卿。招諸賓客。及其婿林世壁。同游鼓山。風日恬朗。分韻賦詩。坐客皆逡巡遜讓。林時已醉。奮筆題詩。略不停思。文藻橫逸。公及諸客讀之。至眼中滄海小。衣上白雲多之句。擊節嘆曰。吾不及也。遂不復題。林詩至今尙在壁間。寺僧寶惜。墨色如新。最後徐孝廉惟和讀之。有詩云。閒尋老衲叩禪堂。墨蹟淋漓滿上方。一自題詩人去後。白雲滄海雨茫茫。蓋引林語也。

黃讓

黃讓者。粵長樂儒生也。嘉靖時。父墓爲山賊所發。質其骨以責贖。讓罄產贖而葬之。乃募壯士百餘人。從督府討賊。二子啓愚啓魯死之。讓出奇計。斬首二百人。降者一千七百有奇。賊旣滅。推其功於諸校。竟不受賞而去。

鄭汝昂

三山鄭汝昂善詩。且多滑稽貧甚。一親知令廣東。鄭寄之詩云。三尺兒童事未諳。幾來彊扯我欄衫。老妻牽住輕輕語。爹正修書去嶺南。其人得詩一笑。因厚贈之。按青瑣集。有張球獻呂許公一絕云。近日廚中乏短供。兒童啼哭飯籬空。內人低語向兒道。爺有新詩謁相公。鄭之詩。固本矣。

宗子相

廣陵宗子相。爲閩督學。歲餘卒於官。僚屬生儒。赴弔於靈。几上得遺詩三首云。四海相逢盡臥龍。龍江夜夜採芙蓉。我今先跨晴虹去。遲爾崆峒第一峯。又一謫人間四十年。青山萬里隔蒼煙。于今更返華陽洞。千樹桃花待舉鞭。又。長嘯一聲歸去來。玉龍高駕彩雲迴。獨留明月詩千首。萬里寒光燭上台。

謝祖

謝祖。字繩夫。長樂之江田人。名家子。嗜酒落魄。歲暮有所逋負。縣令韓公紹繫之。從獄中上詩二首。韓大驚。釋而禮焉。詩曰。陳情淚血叩蒼天。事去人非四十年。祖父乞骸沾帝祿。兒孫落魄負官錢。身長寄食丁猶斂。田已飛沙賦未蠲。安得于公開活路。此心一寸是龍泉。又。長夜漫漫夢不成。譙樓禁鼓已三聲。星河暗透西窓穴。鈴柝寒生北斗城。短褐不堪深淺雪。單衾難度短長更。何年早了公門賦。一把鋤犂一卷經。

鄭堂

閩鄭堂。字汝昂者。太守璠之子。爲諸生。有詩文名。而性滑稽。自號雪樵山人。郡守喪妻。將斂而目不瞑。堂自贊能祝之。卽高吟曰。夫人一貌玉無瑕。四十年來髻未華。何事臨終含淚眼。恐教兒子着蘆花。吟訖而

暝守厚禮之時。正德改元。守一日於西湖游宴。堂故衝其前導。守怒之曰。作一詩可釋汝。命紙筆。堂卽書數苦字。守大笑曰。汝今始知苦乎。堂卽足成之曰。苦苦苦苦。天上皇晏駕。未經年。江山草木皆垂淚。太守西湖看畫船。守亟遣之。至今閩人言作戲謔詩者。動曰鄭堂也。

董槐

閩董槐者。萬歷間人也。能文彊記。十七而沒。父母傷之甚。槐遂形見。能爲母護湯藥。他人間亦見之。後殯於里之龍山。墓樹往往蟲齧成字。或蟻緣土爲字。皆成詩句。未必云行仙董郎。其詩有云。原南原北綠如烟。萬疇千嬌鳥可憐。搨得榆錢盈兩袖。春風散買自年年。又云。壠頭流水樹頭鶯。斷續聲低月又明。誰道泉扃無曉日。陽臺無比夜臺清。又云。薜蘿未擬裁衣服。躍冶何曾入夢思。螢亂夜空猿鳥寂。山前長坐月西移。如此甚多。後三年。蟻於墳上作董郎升化字。自後絕無詩矣。

轉華菴箕仙詩

福州西關外轉華菴壁上。有箕仙詩一幅云。綠雲出洞又入洞。白鶴上山復下山。道人此日歸何處。雪白無心鶴自還。字體龍蛇飛動。不類人工。

海扇

海中有甲物。形如扇。其文如瓦屋。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。名曰海扇。

陳幼孺

閩縣陳幼孺孝廉。偶之延平。謁陸大守志孝。其伯父憲副同年也。拒不許見。適有楚孝廉李某。挾憲臺書來謁。陸倉皇張宴。禮甚恭。幼孺上以詩云。莫作青衫老腐儒。黃堂那許拜階除。投來名刺留中久。死後年情到底踈。失路鰥生歸去夜。同袍嘉客宴回初。始知天府聯名籍。不及霜臺薦士書。陸大慚。時楊叔向爲大參。駐節延津。聞其詩。厚款之。結爲莫逆。

徐惟和

月仙者。武林名妓也。戊子冬。閩縣徐惟和北上。過而眷之。越數夕。余至。妓詢徐孝廉不去口。翊歲下第。復過。竟諧繾綣。徐作詩云。匆匆相見未分明。別後逢人便寄聲。萬里歸期看乳燕。一春心事付流鶯。柳枝猶記當年曲。荳蔻難消此夜情。搗盡玄霜三萬杵。夢中還見舊雲英。越三年上計。復過其地。詢之。則月仙死矣。謝在杭記。

謝在杭

萬曆己丑。謝在杭與徐惟和下第。過杭州六和塔。愛其幽靜。各賦一詩。欲題壁間。而寺僧號呼。奈何浪疥。吾壁。吾且取水滌之。在杭笑不復題。越三載。在杭拜吳興司理。行部至杭。詢之。則寺僧懼罪。逸去久矣。在杭大笑。因復題云。雙旌五馬遶江城。驚起山僧合掌迎。三載重來渾似夢。終軍原是棄繻生。

劉昌言

世人常言。一舉首登龍虎榜。十年身到鳳凰池。之句。不知此乃宋太宗朝。泉州劉昌言。上呂蒙正相公詩。

也。重名清望遍華夷。恐是神仙不可知。一舉首登龍虎榜。十年身到鳳凰池。廟堂只似無言者。門館長如未貴時。除卻洛京居守外。聖朝賢相復書誰。昌言仕至工部侍郎。嘗獻聖德詩五十韻。得君之盛。未有其比。

閩中藏書

徐興公云。吾鄉前輩藏書富者。馬恭敏公森。陳方伯公暹。馬公季子。能讀能守。陳公後昆寢微。則散如雲烟矣。又林方伯公懋和。王太史公應鍾。亦喜聚書。捐館未幾。書盡亡矣。然四公之書。咸有朱黃批點句讀。余間得之。不啻拱璧也。予友鄧參知原岳。謝方伯肇淞。曹觀察學侏。皆有書嗜。鄧則裝潢齊整。觸手如新。謝則銳氣蒐羅。不施批點。曹則丹鉛滿卷。枕藉沈酣。三君各自有癖。然多得祕本。則三君又不能窺予藩籬也。

髻髻

婦人戴髻髻。天下同然。獨福州興化。既嫁仍如未嫁處子。絕不帶髻髻。有則亦爲簪首飾之具。見舅姑之後。卽藏去矣。